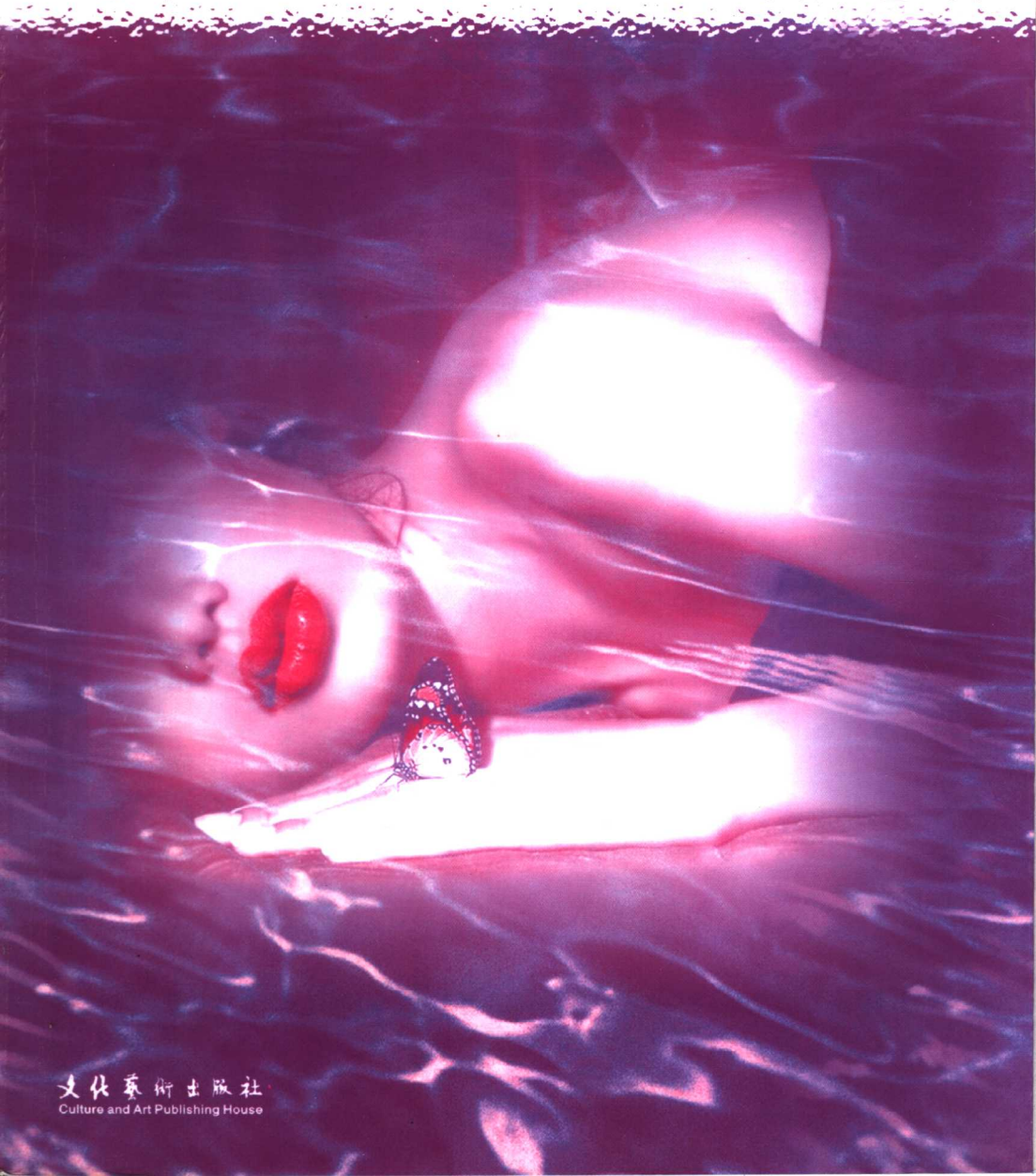


浪和声

洪兆惠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浪和声



洪兆惠／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和声 / 洪兆惠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39-2929-4

I. 浪... II. 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022 号

浪和声

著 者 洪兆惠

责任编辑 帅 克

特约编辑 徐 玮 刘灿灿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929-4/I·1340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鹤兰的到来，使欧阳楚真切地感受到秋天里的生命无限浪漫和优雅。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她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屋，她没有自我介绍，先为满屋的阳光惊喜起来：“这么多阳光，真好！”

以后每当他们相见，她总是问他，又像自言自语：“还记得那个秋日吗？那天，午后的阳光无比温暖。”

她说出“无比温暖”时的声音让他感动，像低吟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鹤兰坐在他的面前，把挎包放在膝上，两只手梳理一下长发，黑发闪着光泽，飘逸而又有重量地垂在肩后。她的秀发无疑使她能够融入这座艳丽的北方城市，但是，她的那件灰色外套却毫不掩饰地泄露她来自外地。现在已是初秋，但这个城市的女孩子还裸露着前胸和双肩，与此相比，她的外套让人感到闷气。

当她说出自己是柳芳的女儿时，他觉得和眼前这个女孩子不再陌生，好像曾经很熟，只是几年不见后的重逢。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后来沉静下来再仔细想想，认识她也许就是一种定数。

他说：“其实我和你母亲只见过一次，是七八年前……”

她打断了他的话，“去年你的《隐身撒旦》在我们那儿演

出，我妈看过戏说好像认识这个作者。可是她一直没有想起在哪儿认识的。”

他不解地说：“你母亲不会忘记那夜的大雨呀！那夜的雨很特别，怎么能忘了那雨呢……我太悲哀了。”

欧阳楚讲了那个雨夜。那年，他在参加林鹤的电视剧开机仪式上见到了柳芳。林鹤与柳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他追了柳芳六年，从中学到乡下，直到回城柳芳才答应和他结婚。他们办了登记手续后，柳芳有了身孕，但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为了腹中的女儿林鹤和柳芳在名义上结了婚。女儿出生了，他们的婚姻也自然结束。

那天，开机仪式刚刚结束，柳芳就提出连夜返回她所在的海滨市，林鹤放下手中的事情亲自开车送她回去，欧阳楚顺便搭了他们的车。欧阳楚和柳芳在车里并没有说话。她坐在驾车的林鹤旁边，欧阳楚坐在林鹤的身后，借着一闪而过的路边灯光偶尔看看她，看到的只是她左边脸颊。一上车柳芳就把头依在车门上，合着双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出发时已是夜里十一点，车一上高速公路就遇到了大雨。一会儿，路面的积水在车前的灯光中向两边飞溅，高速行驶的车好像穿过由水筑成的隧道，很是壮观……

鹤兰又把话说到戏上：“你的戏我也看了，但我不喜欢。”

她的坦率让他脸热，同时刚才那种曾经相熟的感觉又热在他的心里。“你不会是特意来告诉我你不喜欢那戏的吧？”

她用挑战的口气说：“为什么不是？”

她直盯着他，目光亮亮的。忽然她明朗地笑了，含意模糊地摇摇头，“告诉你吧，坐在那台坚硬而难以驾驭的电脑前——我说的是我打工的地方，我突然厌烦用机器的语言与机器说话，特想离开那间永远需要灯光的黑屋子，来到阳光下什么也不想，随意地往前走，不知不觉就到了你这儿……多亏我妈后来想起了你在哪儿工作，不然我们可能就永远也不会见

面。”

他感到很热，欠着身子把窗户缝隙推得再大一些，并对鹤兰说热就把外套脱了。她说习惯这样，因为整天呆在阴暗中，体温已经凉了。说着她还是脱去外套，转身搭在椅背上。当她再次转过身时，他的心抽紧了一下，那是多少年不曾有过的紧张。鹤兰里面穿着紧身黑色半袖线衫，前胸显现出迷人的轮廓。他为她的青春活力和性感而激动，但他不能大胆地把目光滞留在她的身上，只能尽情地体验着从心底涌出的冲动和激情。

第二年的暮春，是一个花落的日子，他们在圆明园里的两座假山间漫步，忽然她停下来，低着头像个胆怯的小丫头，喃喃地说：“如果你喜欢我，就抱抱我。”她的话一出口他就一把将她拥进怀里，动作有力而不顾一切。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搂紧她，像要把她拉进自己的身体，让她和自己成为一体。也就是在他的怀里，她问：“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他告诉她就在一年前那个秋日的下午，她在办公室脱去外衣转过身子面向他的一瞬间。她扬起脸看着他，那情态是要他说真话：“你喜欢我什么？”他迟疑了一下，说：“你的身子。”他以为她一定会生气，可是没料到她却用两只手搂过他的腰，紧紧地，然后脸也紧紧地贴在他的前胸，牙齿狠狠地咬着前胸的肉。以后好几天，他一直有种错觉，秋和春是同一时空、同一情境的连续。

在这个秋天的下午，当他和鹤兰隔着一张办公桌面面相对时，他喜欢的确实是她年轻的胸。手有种欲望去抚摸那坚实丰满年轻的双乳。这种欲望一直活跃在他的意识深处，他说不清这种意识脏还是不脏，不过他总是在说服自己，这是男人的本能，就如追求纯真是男人女人的共同本能一样。他无法弄清楚，是这种欲望还是她身上的特殊品质使他在日后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和她见面交往，有时甚至到了难以割舍的程度。

鹤兰静静地说着自己。大学一毕业她就想出来，因而放弃了到电视台工作的机会，这让她母亲非常伤心。

他用目光问为什么。她不大情愿说下去，他不勉强，就说：“出来闯一闯也许更有发展。”

“我不是求啥发展，我只是想离开！”

欧阳楚问：“你妈对你要求很严？”

鹤兰仍然不想回答。她的目光移至别处，一会儿转回来，一副调皮的样子，“离开我妈，我才能不结婚又能养个孩子。”

她的话让他吃惊，但他喜欢眼前这个把自由当做生活之本的女孩儿。他认定她的性格和状态是对柳芳的反抗。由此他又去猜想柳芳对女儿的态度。那一定和她曾经的故事有关。

鹤兰忽然笑了。他问你笑什么。她说：“背着我妈，我在家里没少看三级片，还看过顶级片。”他被她说得脸热，说你这姑娘怎么这样。她说：“看怎么啦，我也没学坏呀？”

他欣赏她说话的样子。“你不像你妈——”

她用挑衅的口气问：“你了解我妈吗？”

“你妈是个很静的人，一看就知道故事很多。”

“我像我父亲，我肯定像我父亲！”

“你怎么知道？”话出口后，他觉出自己的唐突，然而她并不在意。“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她拿起桌上的一本杂志随便地翻起，并不在意他此时的等待。一会儿，她抬头好看地一笑：“我不喜欢你们这个城市，呆在这城市让人感到孤单。如果没有身边的那些朋友，我一天也不能在这儿呆下去。”

这个城市是她向西流浪的第一站。她想在这儿挣点钱，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她的前面是西部。向西的理由是那里离太阳最近。

她住在塔村。在那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聚居着来城里打工做生意的外地人，但他第一次听说还有一群不求发展的流浪

青年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圈子，圈子里的青年男女嘲笑世俗和职业，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当作一种乐趣来自我欣赏。鹤兰与她的同伴相比有一份工作，在一家信息公司做电脑操作员，所以她是他们的嘲笑对象，尽管她一再声明选择临时的职业是为了生存。

欧阳楚听说她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就说：“看来你们老板很宽松，你说出来就出来，私营企业难得有这么随便。”

她笑了，目光无意间飘到他办公桌面的一堆稿子上，说：“我告诉老板，我男朋友让车撞昏在马路牙子上，我必须去救他。老板不信，又拿不出证据证明我在瞎说，所以我就出来了。”

他又说：“你这样老板要炒你的。”

她说：“我倒希望被炒，那样他等于把自由给了我。”

他无言面对她说出的话，忽然间，刚才那种和她很近的感觉消失了，面前的姑娘非常陌生。他并不熟悉她的内心，也正因此，他想与她聊下去，于是邀她出去喝茶。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告诉他下班后去接孩子，她要和一个熟人聚一聚，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妻子好像知道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年轻的女性，故意与他别扭。



二

在欧阳楚和鹤兰相见的这个下午，有两个女人偶然相遇。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如秀。

如秀几天前就想给地板打蜡。今年暑期干旱缺雨，空气干燥，地板踩上去咔咔直响。中午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便起来干活。当她打完蜡抛光到北屋的书柜前时，习惯地打开柜门，第一眼就看见了那本《索菲尔夫人》。那是一本台湾出版的世界电影剧本选集，是他送的。他是她的老师，长她八岁。在大学生活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那一天，她在植物园徘徊了两个小时，然后才走进他的办公室。听了她的话后，他平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微笑着说：咱们永远做朋友吧。后来她分到电影厂，离开母校所在的城市。也许因为她进了电影厂他才在离校前送她这本《索菲尔夫人》。她很感激，这书包含着他对她的期望。她和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隔两周，他们就通一次电话。有时她主动，有时是他。但联系仅限于此。

如秀和欧阳楚结婚后，更加珍惜与老师的电话交往。她觉得，虽然只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通话，却让她体会到另一种甜蜜。如果不是那天夜里她做的那个梦，她和他会永远这样交下去。当然她并不满足这种程度的交往，她也曾大胆地想象着站在他面前，她的胸贴着他的胸，跷起脚，扬起脸，把唇送

给他那一瞬间的情景。每想象到这一时刻，她都非常激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不仅如此，就连告诉别人他长得很高，高出她那么一大截的机会也没有。她特别想告诉别人这一点。那天，她梦见自己坐在火车上，一位留在母校教书的同学坐在她的对面。他告诉她，那位老师曾对人得意地说过，他有一个女学生特别钟情于他，这种钟情保持了许多年，直到现在，无论他想要对她干什么她都会非常乐意。那夜醒后，她冒出一身冷汗，而后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时她做了一个决定，从明天起不再和他联系。她这样做了，但同时却在等待，希望他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带着一种焦灼要求她做出解释，或者一见面就把她紧紧搂在怀里，那样他就是她所希望的完整的男人了。可是他没有来，甚至也没主动给她打电话，所以从那天起他们就断了联系。开始她很生气，但越生气就越想念他。女儿上学后，她忙家里忙工作，他在她的心中也就逐渐淡弱了。

想到这里，一种浪漫情绪在她心里开始四处蔓延。她起身到卫生间洗手，龙头的水流冲到手上时一个念头在脑中闪过，她感觉自己的小腹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了一下。她很想在秋天的阳光里慢慢品尝那久违了的浪漫，于是来到大街上信然地走着。她嘲笑自己，觉得为几年前玩的那场婚姻游戏所付出的代价一点儿也不值得。这一生如果能有第二次婚姻，她一定选择一个比她至少大八岁的男人，那样她可以永远天真烂漫。即使不能永远，起码也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这个想法一冒出，她感到身体中有种激情在复活。

在桂林街路口，她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一辆迎面开来的白色轿车上。那车开得很慢，缓缓地，像要停车又没有找到泊位。她想，开这样干干净净的车的一定是个美丽的女孩子。同时她还想到有人说过的“傍人”的女孩子常常会得到跑车和洋房的回报。想着，车来到跟前，她停下直盯着白车，好奇地想印证一下自己的判断。开车的是个年轻的艳丽女性。

车在她的身后停下，有人叫她的名字。如秀一回头，看见车里的女人走出来，手扶车门冲她笑。如秀感到奇怪，艳丽的女人再次叫她，声音很熟。她看到了白车的北京牌子，一下子想起来了。

“寒榕——”

当如秀叫出那女人的名字时，还是不敢认她。寒榕原来是个尖下颏，现在两腮丰满，脸圆圆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显出成功女人独有的风韵。如秀没有多想，便迎过去。

两个女人将偶然相遇的惊讶充分表达后，寒榕真诚地说：“你上哪儿，我送你。”

“我哪儿也不去，没事出来闲逛。”

“那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上车后，如秀无意间在座位旁看到男人用的剃须刀，忍不住问：“你结婚了？”

寒榕笑笑，摇摇头。后来如秀才知道寒榕有一个小她一轮的男朋友。“男朋友”对于寒榕，就是同居的异性伴侣。他在北京读博士，他们约定三年之后再最后确定相互间的关系。如秀问过寒榕，他比你小那么多，又是个博士生，三年后他拿到了学位，找到好的职业，还能和你结婚吗？寒榕说我要的是这三年。说这话的几天之后，她告诉如秀：“过完三年，也许腻烦的是我，可能我就需要新的了。”当时，她们坐在一家茶楼里，喝着冷饮。寒榕的话使如秀本来很乱的心更乱了。也就在那一刻，她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开始怀疑，那怀疑让她茫然。在回家的路上她的眼泪忍不住地流着，她不明白自己对生活的感觉竟这么容易改变，这让她接受不了。

也许那天下午如秀被久违的浪漫激动着，当她遇到寒榕时不但没有过去的厌烦，反倒很愿意和寒榕说说电影厂的过去和现在。她自然说到了厂长苏理。说到苏理，如秀也自然想到寒榕说过的一句话：“我拥有了苏理，就拥有了电影厂的一半。”

八年前，这话成为事实时曾引起电影厂职工的众怒，苏理就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厂长位置的。

如秀从寒榕的表情中判断她和苏理没有来往，就讲述了她在映画音像社遇到苏理的事。

映画音像社是苏理开的一家出租VCD的小店。如秀到处寻找《索菲尔夫人》的影碟，就进了苏理的店。苏理面对如秀表现出低人一等的谦恭，这让如秀很不自然。苏理被迫辞职后，如秀再没有见过他，在她的印象中，苏理说话和看人总是占据着优势，起码在电影厂那块小天地里，他不在乎别人的存在。如果苏理不陷入和寒榕的桃色窘境中，如秀倒认为一个男人，特别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在芸芸众生中的姿态就应该是那样。也曾有一度，如秀很欣赏苏理作为一个男人的翩翩风度，在内心深处阴暗地把他和自己的丈夫比较，并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人生的缺憾。后来发生苏理找小姐的龃龉，特别是和寒榕的事情暴露后，如秀才在厂里女性的愤怒中发现，有她同样感觉的女人不只她一个。如秀能感觉出她的同胞对苏理愤怒的独特。

如秀说：“苏理整个颓了，头倾着，肩也躬起来了，几乎找不到过去那个人的影子了。”

她的话让寒榕惊讶，脱口而说：“怎么会这样呢？”

如秀沉默不语。她想说：像苏理这样的男人丢了厂长的位置可能会不在乎，即使倒下了也能重新站起来。可要是让女人给甩了，对他才是致命的。但她没有说出来。

寒榕陷入思索中。

当时，电影厂的女职工对苏理都有种复杂的情感。谁都知道他的妻子长得丑不说，还因肿瘤切去了子宫。那天，苏理在妻子做了子宫切除术后对办公室主任说：世上绝对圆满的事并不存在。主任在厂长的这番话中不仅听出了一种人生感叹，还听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天晚上，在陪伴其他



电影厂的客人吃过饭后，主任和苏理一起去了一家练歌房。他们在那里没有卡拉OK，只选了一位小姐。小姐是主任选的，是那种看上去丰满而又单纯的女孩儿，眼睛总是躲着男人的目光，羞羞答答的，让中年男人本能地生出一种爱怜。没有色情消费经历的人一定以为这女孩儿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清纯少女，其实除了那富有弹性的一身肉外，她的清纯情态是职业化的，就如有的小姐风骚一样。女孩儿一站到苏理面前，他的眼睛一亮。主任得意于自己的判断。然后，主任打车陪着厂长来到一家旅店开了一间客房。这家旅店的老板是主任的战友，所以安全系数极高。尽管如此，主任还是在战友的办公室守了一宿，生怕有个闪失。事后，主任以这事为砝码要苏理动用厂里十八万为他买一套房子，并以房子作为补偿要求老婆离婚。主任老婆骂到了厂里，把事情揭露出来。

然而正是这件事启示了寒榕。

寒榕和苏理好上了。寒榕三十岁，还是独身女人，她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不找，这让厂里厂外有各种猜测，但普遍的说法是寒榕在三十五岁前要自己一个人玩个够，然后有合适的男人再结婚，后半生才过一般女人的安稳日子。

如秀和寒榕一直没有交往。如秀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武汉大学，她进电影厂是想当伯格曼那样能写能导世界一流电影的人，而寒榕是从部队医院转业到电影厂办公室搞行政，在寒榕和苏理的名字连在一起之前，如秀根本没有注意过寒榕。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并有很高心气的如秀不会把没有多少文化的同性放在眼里的，何况寒榕脸蛋也并不比谁漂亮。几年后，如秀和她的同事面临分流和下岗时，她忿忿地说：厂里拥有上等女人资本的不下十人，个个比那个寒榕强许许多多，可我们这些人白白地将自己的资源浪费掉了。事后她回想起这话，觉得莫名其妙：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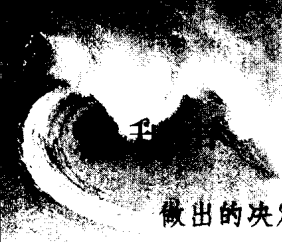
寒榕与苏理的事，败露在寒榕离开电影厂到北京进修之

后，这之前只是一些事让人蹊跷。在电影厂没有资金上片子时，那个平日里专门负责跑工商税务街道，与电影八竿打不着的寒榕竟拿到资金，当起导演拍了一部六集电视连续剧。不平者包括如秀，但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径直找到苏理，她觉得像苏理这样城府很深的人会有一百句话等着你。果然不出所料，苏理对闹到办公室的人说：寒榕自己组织了一个说得过去的本子，并且拉到了资金，你们中有谁做到了这两点，厂里也给予支持。拿到更好的本子和资金，拍电影更好，我会亲自到电影局跑指标。寒榕的电视剧顺利通过审查，并在电视剧金牛奖评选中得了一等奖。尽管有人说这个奖是花钱买的，但空口无凭。这部电视剧成了寒榕的专业资本，获奖后厂里就送她到电影学院进修。

寒榕走后不久，电影厂的创作骨干每人收到一封信，信中说苏理为了与寒榕同居，用厂里的钱给寒榕买了一套单元房。这是匿名信，写信者至今还是个谜。这信引发了集体上访，省纪委来人调查，没有结论，但苏理辞去厂长职务，不久将公职丢掉，独自办了个公司。寒榕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专做外国影视产品引进生意，很快生意做大。而苏理恰恰相反，公司难以支撑，家里妻子因寒榕的事又不依不饶，连家也不让他回。就是在这时，如秀在映画音像社见到了苏理。

那天晚上，寒榕和如秀在天方大厦的二楼餐厅吃过便饭后就来到18层188号房。那是一处高级套房。天方大厦建在这个城市的中轴线上，从18层的窗户向南望去，体育馆、电视塔、总统大厦这些标志性建筑，像一支糖葫芦连成一串。糖葫芦旁是这个城市的黄金走廊，走廊两侧的建筑闪烁着各色的灯光。如秀第一次看到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还有这番景象。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有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好像在空中飘着，那种自由感让她有种向更高更宽阔的空间飞去的欲望。

寒榕讲了她未来的想法，特别强调是听了如秀的话后当即



做出的决定。在寒榕讲述的时候，如秀觉得电影厂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此时坐在这里，都会重新评价寒榕和苏理，特别是寒榕。她相信寒榕的话。寒榕要在这个城市办一个分公司交给苏理管理，算是对他的帮助，也是对他的回报。寒榕设想着她和苏理在公司里主与雇的关系，公司挣到钱，苏理会得到奖励，赔了他要受到处罚。如果说他们与别的主与雇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没有经过选择就让苏理做了经理，她相信苏理会对她负责。然而自始至终，寒榕没有讲到他们的过去。

后来如秀才知道，她和寒榕见面的第二天，寒榕就去见了苏理，这是他们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寒榕到电影学院读书后，就中断了和苏理的关系。她带去一块劳力士手表送给苏理，算是对过去那段情缘的永久留念。

寒榕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这些完全为了帮苏理的做法，却把他推上了绝路。她不了解苏理，这是后来寒榕意识到的，可惜已经晚了。苏理从他公司的十楼跳下。寒榕在太平间最后见了苏理一面，他平静安详，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也好像从未认识过她。寒榕想象着，他在空中坠落的过程中肯定试图调整落地的姿态以保持自己完好的面目。他的头和脸确实完好无损。

让如秀奇怪的是，从下午到晚上，寒榕都没问过她的现状，似乎她一直了解如秀。其实如秀并不想让寒榕知道自己更多的情况，特别是离开电影厂回家的前前后后。

苏理离开之后的电影厂一直处在改革之中，聘任、分流、买断工龄，这让三十五岁以上的女人受到了下岗的威胁。她们想豁出一切保住职位，但她们身上残存的那点青春与姿色在刚刚进厂的女大学生面前显得苍白。如秀觉得厂里所有人的文学能力都无法与她比肩，厂里只要组织剧本，就离不开她，所以她不像其他人那样心慌。但在第一轮改革中，厂里就明确提出不养编剧，而编剧又恰恰是如秀在电影厂里的身份。她惟一的选择就是改成导演。为了能留下来，她平生第一次去找厂长。

在办公室，厂长坐着，她站着，中间隔着宽宽大大的老板台。厂长边听她的陈述请求边看自己拍摄的剧照，眼睛偶尔瞟她一眼。他的目光每次落在她身上时，她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受。

“个别有成就的导演这次都得改行做场记，导演怎么能轮到你？你想留下来，只有剧务可以考虑，我说的还是可以考虑。”厂长把剧照往桌面一扔，不屑地说。

如秀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平日让她看不上眼的中年男人，她感觉出自己的眼睛睁得很大，对面的人看了一定很吓人：“导演干不了，那我只能干一个活儿——”

“干什么？”

“你下去，我干厂长！”

如秀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这里从此没有梦想。厂长走进来，脸上露出几分痞气。“我改变主意了，就因为你最后那句话——我决定让你做厂长助理。”如秀睁大眼睛看着他，下意识地问道：“真的？”话出口后，她马上从他微笑的神情中看出这个专爱在女人面前讲黄色笑话的下流男人有着更深的企图。男人又说：“你不必马上答应，给你一个下午时间。如果同意，给我打手机，我派车接你，请你吃饭。”

厂长出去之后，寒榕的影子就开始在她眼前晃。下午她没有回家，一个人在运河边的石凳上长时间地坐着。其实走出厂子时她已经清楚自己应该拒绝，但心中窝着一团气让她非常难受。看着静静流过的河水，她只有一个愿望，到这水的源头，那是条长长的山沟，山沟的两面是茂密的原始灌木林，一条清泉蜿蜒向下。她曾经去过那里，现在她一个人想回到那片自然中，坐在溪水旁，把脚伸进水中，任由清水拂过脚面。不知不觉到了晚上接女儿的时间，如秀在公用电话亭给丈夫欧阳楚打了电话，说我下岗了。欧阳楚愣了一下，这时她希望他有一个表示……她没有失望，他说你直接到福园，我去接女儿，咱们晚上到那儿吃饭，我请你。放下电话，她发现自己已泪流满



面。

如秀从此成为自由女性。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当时女儿刚上初中，她接受了丈夫的劝告，在家呆几年，照顾女儿上了高中后再到搞文字的单位找份工作。如果那天下午，丈夫在听说她下岗时不是那样让她心暖，她无论如何在家呆不下去。

其实如秀非常喜欢在家呆着，尤其喜欢女儿和丈夫不在家的时光，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打开电脑，随便敲出一些文字。她写的《生活只有一次》和《女人就是女人》发表后，有几个女同学打电话给她，鼓励她写下去，说她将来一定能成为地道的女性散文家。关于性别，她很敏感，这使她联想到“小女人”散文，她讨厌“小女人”的嗲气，所以干脆不写了，免得流落到她们的队伍中去。如果不是今天偶然翻看《索菲尔夫人》，沉睡已久的浪漫触发她走出家来到大街上，并遇到了寒榕，如秀会把这种散淡自在的生活持续下去。

八点一刻，正是女儿到家的时间，如秀给家里打了电话，是女儿接的，话中流露出对妈妈不在家的那种不习惯。如秀不想告诉他们自己在哪儿，只说我回去可能很晚。她在女儿的抱怨声中关了机。在关机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一种悲哀，这悲哀是和面前这个同龄女人比较而产生的。这几年，每当在街上遇到当年电影厂的女同事，凄楚和幸福便会在她心里交织。她们中多数从电影厂被分流后，便在社会上电视剧组的野班子里打工，由于被电影厂淘汰的身份，又由于是青春已逝的老女人，她们在野班里受尽了制片、导演和年轻女人的气。但为了生存，她们忍气吞声。她们和如秀见面，几乎都用同一种情态恨恨地说：“假如倒退二十年或十年，我们也会，肯定比谁活得都好！”相比之下，同事们都羡慕她，安逸把她养得年轻又漂亮。可是今天，从下午到晚上，在寒榕面前，她保有几年的优雅感觉消失殆尽。她的生活没有理由比寒榕差，她不缺才华